

George Sand

Valentine

# 瓦朗蒂娜

WINSHARE

Foreign Classics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法] 乔治·桑 著

郑克鲁 译

华夏出版社

Foreign Classics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Valentine*

George Sand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瓦朗蒂娜 / (法) 桑 (Sand, G.) 著; 郑克鲁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7. 9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ISBN 978 - 7 - 5080 - 4315 - 9

I. 瓦… II. ①桑… ②郑…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6448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装帧设计 陆智昌

策划统纂 楚尘文化

## 瓦朗蒂娜

---

作 者 [法] 乔治·桑

译 者 郑克鲁

责任编辑 郭 宇

特约编辑 罗 辑 邱 林

美术编辑 陈 辉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965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35千字

版 次 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80 - 4315 - 9

定 价 16.00元

---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一个多角恋爱故事的三个悲剧收场

郑克鲁

乔治·桑是法国最杰出的女小说家，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女小说家之一。她生于1804年，原名阿尔芒蒂娜·奥罗尔·吕西·杜班。从小由祖母抚养。1817年她进入巴黎的一个修道院，至1820年才回到老家诺昂。重新接触到田野，使她无限欣喜：“植物的芬芳、青春、生命、茫然无知的未来的独立生活，在我面前打开了，使我感到忐忑不安和深深的忧郁。”<sup>①</sup>她如饥似渴地读书，尤其喜欢卢梭的作品：“让-雅克的语言和他的推理形式就像庄严的、闪烁着光芒的音乐那样抓住了我……在政治上，我成了这个大师的狂热信徒，我长期毫无保留地保持这种状态。”<sup>②</sup>她不仅在政治信念上受卢梭的民主思想的影响，而且她的创作风格也直接师承于卢梭的感伤主义。1822年，乔治·桑和杜德望男爵结婚。但在1830年，她发现了丈夫给情妇的一份遗嘱，于是在1831年初愤然离家来到巴黎，独立生活，开始了写作生涯。

乔治·桑的出走，与她寻求妇女解放的要求是联系在一起的。她穿起男装，抽上烟斗，以示男女平等。她写作的小说也以妇女问题为题材：《安第亚娜》（1832）的同名女主人公代表“弱者”和受社会法律“压抑的情感”，与“文明的一切障碍”作斗争。同年秋天，她又发表了《瓦朗蒂娜》。

《瓦朗蒂娜》是一部爱情小说。小说描写了一个多角恋爱故事：男主人公贝内蒂克特是爱情纠葛的关键人物。他爱上贵族小姐瓦朗蒂娜，而她是朗萨克伯爵的未婚妻。在此之前，贝内蒂克特爱过瓦朗蒂娜的姐姐路易丝，她起初拒绝他，后来却爱上了他。当下，贝内蒂克特被他的表妹阿泰娜伊丝热恋着，而后者有不止一个追求者。这几对爱情纠葛引起了激烈的冲突，几对婚姻都导致悲剧：瓦朗蒂娜与朗萨克结婚，却没有爱情；她姐姐追求自由恋爱的悲惨遭遇，使她不敢越雷池一步，她只能听任命运的宰割。更可悲的是，伯爵发现瓦朗蒂娜和贝内蒂克特的关系以后，剥夺了她的财产蓝博官堡和附属地产，无情地抛弃了她。贝内蒂克特在幸福到来之际被情敌杀死。阿泰娜伊丝一气之下与自己不爱的人结了婚。通过这三个悲剧，乔治·桑抨击了不合理的婚姻。她让女主人公说：“纯洁的爱就是这个宇宙的纽带和原

① 乔治·桑：《我的生平》第3卷第257页。

② 乔治·桑：《我的生平》第3卷第351页。

则……我们创造出来是为了彼此相属的，我们之间缔结的非物质联系，胜过一切人间联系。”这句话歌颂了爱情的神圣。另一方面，乔治·桑又通过男主人公，指出财富和地位是他们结合的障碍，他愤怒指责这个社会。瓦朗蒂娜控诉道：“他们怂恿我失足，鼓励我只知宣扬表面的德行。如果您不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而是公爵和贵族院议员，我可怜的贝内蒂克特，他们就会吹捧我取得胜利。”阶级界限和社会偏见是造成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的根源。乔治·桑从这个高度上去描写妇女的悲剧命运是有揭露意义的。

小说还描绘了农民与贵族的尖锐对立。蓝博伯爵夫人蔑视农民，觉得女儿在舞会上当众被一个农民拥吻，是受到侮辱，她看到女儿同贝内蒂克特接触便火冒三丈，认为有失体统。侯爵夫人经历过法国大革命，平时对农民笑脸相迎，对他们怀有恐惧和戒备心理，深谙“礼贤下士一些，为了是在未来的革命中拯救你的头颅”的道理。农民随时准备与贵族摊牌，他们认为贵族“只有过出生时的艰难，我们则不同，我们是历经艰险才挣到家产的”。莱里家趁女儿结婚，大摆宴席，要跟伯爵小姐的婚礼相颉颃，压倒贵族的气焰。贵族蓝博家最后败落，而村妇阿泰娜伊丝成了蓝博官堡的业主，后来她又与路易丝的儿子结婚，变成了新贵。这是外省一个角落的社会变迁史，反映了复辟王朝时期农村中阶级力量的消长。

这部小说塑造了几个性格鲜明的形象。瓦朗蒂娜具有民主主义思想，是乔治·桑女性画廊中有独特光彩的人物。她关切农民的痛苦和欢乐，摒弃阶级偏见，与农民接近。最后，命运和社会把她降到同农民一样的地位。她性格温柔却不懦弱，是一个理想的女性形象。贝内蒂克特性情暴烈，富有反抗精神，蔑视金钱，憎恨贵族的自命不凡，看不惯暴发户的倨傲，无情地讽刺他们的吝啬或挥霍。他宁愿放弃一门女方嫁妆十分可观的婚姻，不顾一切地追求瓦朗蒂娜。他愤世嫉俗，指责上帝不去扶持弱者。这是另一个理想的男子形象。蓝博夫人也被刻画得相当真实和生动。随着拿破仑帝国的覆灭，她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一切幻灭之后，“热衷于阴谋诡计就成了她唯一的精神食粮”。她庸俗、狭隘、爱慕虚荣，嫉妒继女的漂亮，不料继女的情人竟是她的情人。她一手包办了女儿的婚姻，葬送了女儿的一生。这个专横跋扈、委琐促狭的贵妇，是当时社会产生的畸形儿。侯爵夫人是另一种贵妇，她性格软弱、轻率，喜爱奢华而又自私。由于经济的败落，她不得不依附他人，委曲求全。阿泰娜伊丝的心理和性格，则体现了暴发户农民想跻身于上层阶级的社会现象。

小说对法国中部地区贝里农村的绮丽风光，以及对风俗人情的细腻描绘，十分引人注目。男女主人公在乡村舞会上的初遇，夏夜在山谷的相逢和坦率交谈，在官堡小楼的消闲聚会，是一首首现代田园牧歌，预示了乔治·桑后来的创作基调。

## 前言

乔治·桑

《瓦朗蒂娜》是我继《安第亚娜》之后发表的第二部小说，《安第亚娜》在文坛上获得了远远没有料到的成功。我于1832年回到贝里。我酷爱描绘从儿时起就尽收眼底的大自然。从那时起，我便已感受到描写大自然的需要，可是，在精神和理智上却有一种深沉的激动伴随一切而来的现象，那就是人们在最急于要表达出来的时候，却最缺乏公之于众的勇气。贝里这个可怜的一隅，这个默默无闻的“黑谷”，这片既不壮观，又黯淡无光，必须仔细寻觅才能找到，必须喜爱才能欣赏的风景，却是我早年长期不断的沉思遐想的殿堂。我在这些断枝枯干的树林中，崎岖不平的小径上，沿着这些荒野中的灌木丛和只有孩子们和畜群才攀爬的小河岸，生活了二十二年。这一切只有我才能感受到它的魅力，但却不值得显示给对此无动于衷的人。这个无名而平凡的地方，任何重大的历史回忆，任何重要的名胜记载都不会提及，以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好奇，我为什么还要公诸世人呢？我觉得，“黑谷”就是我自己，就是我自身存在的环境和衣着，但这远远不是光彩夺目的打扮！倘若我指望自己的作品蜚声文坛，我想，我早就该珍惜地遮住这片风景，仿佛遮住一个殿堂，在那里，或许至今唯有我一个人自由地驰骋艺术家的思索和诗人的梦幻。然而，我没有指望这个，我甚至对此连想都没想过。我不得不写作，于是我写作。我不由自主地被卷入神秘的魅力之中，这魅力散布在包裹着我的一种近乎乡土气息的氛围里。我的小说的描绘部分受到赞赏。据说，在《安第亚娜》中，我已经宣布过所谓反对婚姻的理论，由此引起的相当激烈的抨击真是无稽之谈。在这一部和另一部小说中，我指出了不幸结合的危险和痛苦。似乎是，我自以为在写散文，其实不知不觉在宣扬圣西门主义。那时我还没有思考过社会贫困。我还太年轻，除了事实之外，看不到和观察不到别的什么。由于天生的惰性和喜爱外表事物——这是艺术家的幸运和弱点，我或许会始终停留在这一步，如果不是因为有点学究气的批评促使我进一步思索并关注我迄今为止只抓住后果的前因的话。可是，有人那么尖酸刻薄地指责我总想装做有头脑的人和哲学家，以致有一天我对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咱们就来瞧瞧什么是哲学吧！”

## 主要人物表

贝内蒂克特——农民的儿子，深爱瓦朗蒂娜。

瓦朗蒂娜——贵族小姐。

路易丝——瓦朗蒂娜同父异母的姐姐。

阿泰娜伊丝——贝内蒂克特的表妹和未婚妻。

蓝博伯爵夫人——瓦朗蒂娜的母亲。

蓝博侯爵夫人——瓦朗蒂娜的祖母。

莱里夫妻——阿泰娜伊丝的父母。

瓦朗丹——路易丝的儿子，后娶阿泰娜伊丝为妻。

布吕蒂——阿泰娜伊丝第一任丈夫。

# 目 录

一个多角恋爱故事的三个悲剧收场 /1

前言 /3

主要人物表

一 /1

二 /4

三 /8

四 /13

五 /18

六 /23

七 /28

八 /34

九 /38

十 /43

十一 /48

十二 /52

十三 /56

十四 /61

十五 /67

十六 /70

十七 /73

十八 /78

十九 /83

二十 /87

二十一 /92

二十二 /97

二十三 /102

二十四 /108

二十五 /112

二十六 /117

二十七 /121



二十八 / 123

二十九 / 129

三十 / 134

三十一 / 138

三十二 / 143

三十三 / 149

三十四 / 152

三十五 / 156

三十六 / 161

三十七 / 165

三十八 / 171

三十九 / 179

名家评论 / 181

乔治·桑生平和创作年表 / 183

贝里的东南部有一个方圆几法里的风光旖旎的地方。就在巴黎通往克莱尔蒙那个方向，大路横穿而过。大路两边人口稠密，旅游者很难猜度出邻近一带风景秀丽。但要是有人为了寻觅阴凉和幽静，走进那些随时出现在大路旁的弯曲狭窄的小路，不一会儿便会看到一派青翠欲滴、静谧诱人的景色。绿茵如坪的牧场，幽咽声声的溪水，一丛丛柞木和栲木林，好一片恬淡闲适、富有田园风味的自然风光。在方圆几法里之内，要寻找一幢碎石垒墙、瓦片屋顶的房子，那是办不到的。唯有一缕蓝色的炊烟，刚巧从树叶丛后面袅袅升起，表明不远的地方有间茅舍。倘使在小丘的核桃树后面瞥见一座小教堂的尖顶，再走几步路，便会发现钟楼的瓦片被苔藓侵蚀，还有十二间分散的小屋，周围是果园和大麻田，一曲清流，三根木梁组成的桥架于其上，一平方阿尔邦<sup>①</sup>的墓园由一道色彩鲜艳的栅栏封住，最后是四棵梅花形的小榆树和一座坍塌的塔楼。当地人把这称之为村落。

这些不为人知的村野的恬静，是无与伦比的。无论奢华、艺术、博闻强记的研究癖好，还是所谓工业这个百手妖魔，都未曾渗透到这个地方。在这里，历次革命只不过勉强使人们有所感觉，上次战争，就是胡格诺教徒反对天主教徒的那场战争<sup>②</sup>，在这块土地上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另外，传统缺乏根基，黯然无色，倘若你询问那里的居民，他们会回答你，这些事至少已经过去了两千年。因为这儿的农民主要的品德是毫不关心古代的事。你跑遍这一带，在圣徒前祈祷，喝着这儿的井水，却绝不会听到官方责成编写的封建时代编年史，或者正规的显灵传说。农民沉着和寡言的性格，不是这一带微不足道的魅力之一。任何事情都不能使这儿的农民感到惊奇，也不会牵动他们的心。甚至连你突然出现在小路上也不能使他调过头来，假如你问他通往一座城市或一个农庄的路，他的全部回答只是出于礼貌的一笑，仿佛向你证明，他不受你狡黠的欺骗。贝里的农民不能想象，赶路的人会不知到哪儿去。唯有他的狗在你身后吠几声，他的孩子们藏在篱笆后，躲避你的目光和询问，那个最小的孩子，如果跟不上四散而逃的哥哥们，会害怕得跌在壕沟里，使劲嚷嚷。最冷漠无情的面孔要算大白牛的了，它是一切牧场不可回避

① 这是从前的计量单位，约合二十至五十英亩。

② 指十六世纪下半叶的宗教战争，延续了三十六年（1562—1598）。

的长者，在灌木丛中定睛看你，似乎要使那些惊惶的公牛失之沉着友好的整个家族对它保持敬畏。

除了对走近的外乡人乍见之下表示冷淡之外，当地的农民是善良和好客的，就像宁静的树阴和芬芳扑鼻的草场那样乐于迎客。

夹在两条小河之间的一块地方，尤其以树木草丛道劲幽暗的色彩闻名，这种色彩使它得名“黑谷”。这里只有星罗棋布的茅屋和几个收入不错的农庄。被人们称为“新仓”的农庄非常大，它外表的朴素同风景的朴素相得益彰。一条栽上枫树的林阴路直通那里，在村舍脚边，安德尔这条当地美丽的小溪，在牧场的灯心草和黄菖蒲中间缓缓流淌。

对黑谷的居民来说，五月一日是出门之日和节日。在峡谷的尽头，就是说，离新仓所在的中心部分约两法里远的地方，举行这种乡村节庆。在乡下，这种节庆吸引和聚集附近的所有居民，从副省长到漂亮轻佻的女工，她们头一天就给神气的襟饰做好褶子了；从高贵的官堡女主人到靠领主的栅栏来饲养山羊和绵羊的小牧童。大伙儿在草地上进餐，在草地上跳舞，胃口不坏，兴致不低。有的人坐上敞篷四轮马车或骑在驴上，有的人戴着圆锥形女帽或意大利草帽，有的人穿上白杨木鞋或土耳其缎子鞋，有的人身穿绸袍或花缎裙，争奇斗妍地到来。对漂亮的姑娘来说，这是风和日丽的一天，对美作出高下之分的裁决的一天，在艳阳的无情照耀下，沙龙里有点成问题的妩媚，面对乡村朝气蓬勃的健康和光彩焕发的青春，受到了挑战。而男性的法庭则由各阶层的法官组成，当事人面对提琴声，罩在烟尘斗乱之中，受到炽热目光的注视。多少平分秋色的胜利，多少理所应当的弥补，多少长期悬而未决的评判，在风流艳事的年鉴上，表明这就是乡村节日。这儿的五月一日，如同各地，是黑谷穿上节日盛装的村妇和邻近城市的太太们暗中媲美的重要日子。

这种天真无邪的诱惑最可怕的武器库，从早晨起就在新仓农庄筹集起来。那是在一个大而低矮的房间里，有小格玻璃窗采光，墙壁贴上色彩相当鲜艳的壁纸，同天花板熏黑的梁木、平滑完整的橡木门和做工粗糙的碗橱恰成对照。在这个随随便便装饰起来的地方，相当漂亮的现代家具反衬出第一流家庭的典范的乡村气息。有个十六岁的俊俏少女，伫立在一面似乎俯向她，以便欣赏她的老式穿衣镜金黄的、锯齿状的框架前，最后整理一下华丽典雅的衣装。善良的农庄主人唯一的女继承人阿泰娜伊丝，这样年轻、红艳、秀色可餐，在艳装打扮之下，显得分外娇媚大方。正当她理顺珠罗纱的连衣裙时，她的母亲蹲在门前，衣袖挽到肘弯，在一口大锅里准备着什么，发出水的哗哗声，周围有一大群鸭子秩序井然，引颈等候。一注强烈欢快的阳光从敞开的门射进来，落在打扮一新、红喷喷的、娇小玲珑的少女身上，她跟肥胖的、黧黑的、身穿棕色粗呢衣服的母亲迥然不同。

在房间的另一头，一个穿黑衣服，随便坐在靠背沙发椅上的年轻男子，

正在默默地注视阿泰娜伊丝。他的脸并没有流露形之于外的、幼稚的快乐，而少女的一举一动却把它反映了出来。有时甚至有一丝讥诮和怜悯的细微表情，似乎使他那灵活的、大而薄的嘴唇嚅动起来。

莱里先生，或者不如像他长期交往，并同等对待的农民出于习惯那样，依然称呼他莱里老爹，按照农村习俗，一年四季都在壁炉里升起的炭火旁，安然地烤着穿上白袜的胫骨。这个厚道的老汉老当益壮，身穿条纹裤，印花的宽背心和长上衣，留有发束。发束是往昔留下的宝贵余蓄，逐渐从法兰西的土地上消失。贝里较之其他省份，少受一些文明的侵害，这种发式至今对半资产阶级半村夫的农民阶层中固守习惯的人，还有至高无上的影响。这是因为在青年时代，他们第一步是迈向贵族习惯，假若他们的脑袋消除了这种社会特殊身份的标志，他们就以为有失身份。莱里老爹一直捍卫自己的身份，顶住女儿的冷嘲热讽，在阿泰娜伊丝的一生中，也许这是唯一的一次，她慈爱的父亲没有应允她的意愿。

“快点，妈妈！”阿泰娜伊丝扣好波纹织物腰带的金扣，说道，“你喂完鸭子了吗？你还没有换衣服吧？咱们永远动不了身啦！”

“耐心点，耐心点，小丫头！”莱里大妈说，一面不偏不倚地给家禽喂食，“给‘娇儿’套轭的时候，我就有时间穿戴好。啊！我可不像你那样非得去赴会不可，我的孩子！我已经不年轻了；而我年轻时，可不像你那样，既有闲工夫，又有办法打扮得花枝招展。咳，我可不能花两个钟头来打扮！”

“您这是责备我？”阿泰娜伊丝赌气说。

“不，我的孩子，不，”老农妇回答，“玩吧，打扮吧，我的孩子，你有大笔财产，可以享用你父母的劳动所得。我们眼下一大把年纪，可享受不了啦……再说，省吃俭用惯了，也就不需要享受啦。我本来可以花钱雇人侍候我，但我不会这样做。我身不由己，家里的一切非得我亲自安排。而你呢，打扮成贵妇人那样吧，孩子，把你养大就为了这个，这是你父亲的心愿。你不会守着一个扶犁的雇工，你未来的丈夫会十分乐意地看到你的手雪白粉嫩，嗯？”

莱里大妈洗刷完大锅，念叨完这一篇慈爱而有见地的讲话，一面微笑一下，朝年轻男子扮了个鬼脸。后者佯装没有注意到。莱里老爹处在憩息的农民感到亲切的悠然发呆的状态中，端详着他的鞋扣，向未来的女婿抬起半闭半合的眼睛，仿佛要享受一下心满意足的心境。但未来的女婿为了避开这种无言的关切，却站起身，换个座位，最后对莱里大妈说：

“姨妈，您要我去备车吗？”

“去吧，我的孩子，你愿意就去吧。我不会让你久等的。”好女人回答。

外甥正要出去，这当儿走进第五个人，她的神态和衣着跟农庄居民形成奇异的对照。

这是一个苗条瘦小的女人，乍一看，似乎有二十五岁，但走近细看，可以估上三十，而不用担心对她过于随便。她瘦弱匀称的身材还保持着青春的妩媚，而她的脸孔既高贵又标致，带着忧心忡忡的痕迹，比岁月更使她憔悴。她的衣着不修边幅，头发平直，神情安详，足以表明她无意去参加节庆活动。不过，在她娇小的拖鞋里，在端庄雅致的灰色连衣裙里，在白皙的颈项中，在灵活而有节制的举止中，较之阿泰娜伊丝焕发着的珠光宝气，有着更多的真正的贵族气息。面对这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女人，人人都会尊敬地站起身。在农庄的客人中，她的名字叫做路易丝小姐。

她亲热地向莱里大妈伸出手去，吻了大妈女儿的额角，朝年轻男子好意地一笑。莱里老爹对她说：

“今天早晨您散步走得很远吧，亲爱的小姐？”

“不错，您猜猜我居然走到哪儿！”路易丝小姐回答，一面亲切地坐在他旁边。

“我想，到不了宫堡吧？”那个外甥抢着说。

“正好走到宫堡，贝内蒂克特。”她回答。

“多不谨慎哪！”阿泰娜伊丝叫道，一时忘了卷头发，好奇地走过来。

“为什么？”路易丝反问，“您不是告诉过我，所有仆人都换过了，除了可怜的奶妈？毫无疑问，如果我碰到她，她不会出卖我。”

“您毕竟会碰到夫人……”

“在清晨六点？夫人在床上要睡到中午。”

“您天亮以前就起床了？”贝内蒂克特说，“我确实好像听到您打开花园那道门的声音。”

“可是那位小姐呢？”莱里大妈说，“据说她起得很早，非常好动。要是您遇到了她呢？”

“啊！我求之不得！”路易丝热情地说，“我见不到她的面容，听不到她的声音，便得不到安宁……您认识她，阿泰娜伊丝，对我直说吧，她漂亮、善良，酷似她的父亲……”

“她更像这里的一个人，”阿泰娜伊丝瞧着路易丝说，“这就是说，她善良又漂亮。”

贝内蒂克特的面孔光彩焕发，他的目光亲切地落在未婚妻身上。

“听我讲，”阿泰娜伊丝对路易丝说，“如果您渴望见到瓦朗蒂娜小姐，就得跟我们一起参加节庆活动。您可以躲在我们的堂姐西蒙娜坐落在广场上的房子里，从那儿您准定看得到那些贵妇人，因为瓦朗蒂娜小姐向我保证过，她要去赴会。”

“我亲爱的美人，我去不了，”路易丝回答，“我走下马车便会被人认出，或者被人猜出是我。再说，我只想看见这个家庭的一个人，其他人在场会败坏我原来的兴致。我的计划就谈到这里，现在谈谈你们的计划，阿泰娜伊丝。我看，您是想以青春美貌、雍容华贵来压倒群芳吧！”

年轻的农庄姑娘快乐得涨红了脸，拥抱路易丝时那种热烈兴奋，足以证明她受到赞赏时所感到的天真的满意心情。

“我去拿帽子，”她说，“您帮我戴好，是不？”

她快步上楼，楼梯直通她的卧房。

这时，莱里大妈从另一扇门进去换衣服，她的丈夫拿起一把木杈，去吩咐放牛人一天的活计。

于是只剩下贝内蒂克特同路易丝在一起，他走近她，低声说：

“您像大家一样宠坏阿泰娜伊丝！这儿只有您有权指点她，而且您乐意这样做……”

“您还有什么话要责备这个可怜的孩子？”路易丝惊讶地回答，“噢，贝内蒂克特，您真是太苛求！”

“大家都对我这么说，您也一样，小姐，您可是非常了解我忍受不了这个姑娘的性格和滑稽可笑的举动！”

“滑稽可笑的举动？”路易丝重复道，“您不是爱上她了吗？”

贝内蒂克特一声不吭，心乱如麻，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没说的，今儿她的衣服真是怪得出奇。穿着舞裙和缎子鞋，披一条开司米大围巾、插上羽毛，在太阳和尘土下跳舞！且不说这身打扮不合时宜，我还觉得惹人讨厌。在她这个年纪，一个姑娘本应喜欢朴素，懂得怎样少花钱就能打扮得漂漂亮亮。”

“人家是这样把她抚养大的，难道是阿泰娜伊丝的错儿吗？您留心的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事！还不如关心怎样讨她欢喜，怎样支配她的思想和心灵，请您相信，您的愿望对她来说将是法则。而您一味考虑冒犯她、违拗她，她在家却受到宠爱，至高无上！您想想，她的心多么善良和敏感啊……”

“她的心，她的心，无疑，她有一颗善良的心，但她的头脑多么狭隘！这种善良是天生的，像植物和蔬菜那样，好歹向上生长，却不知道生长的原因。她的卖弄风情令我讨厌！我得给她挽住手臂，领着她走，在这个节日里到处炫耀她，听到的是一些人愚蠢的赞叹，另一些人愚蠢的诽谤！真是烦死人！我真希望现在已经从那里回来了！”

“多么古怪的性格！贝内蒂克特，您知道，我不理解您吗？处在您这个位置，有多少人会因为能够带着我们乡下最漂亮的姑娘、最富有的女继承人在大庭广众中露面，挑起一二十个遭到拒绝的情敌的嫉妒，可以自称是她的未婚夫而趾高气扬啊！恰恰相反，您只关心有些因轻微过失引起的尖刻批评，这些过失是这个阶层所有的姑娘共有的，这一阶层的教育与出身并不相称。您让她承受她的父母的虚荣心带来的后果，那是罪过。说到底，这种虚荣心是无辜的，您本应比别人少抱怨一些。”

“这我知道，”他急促地回答，“您要告诉我的话，我都知道。他们不欠我什么，他们给了我一切。他们收留了我，我是他们兄弟的孩子，一个像他们那样的农民的儿子，而且是贫苦农民的儿子，我是孤儿，孤苦无依。他们收留了我！过继了我，不让我扶犁种地，像社会等级注定我从事那样的职业。他们自费把我送到巴黎，让我学习，他们把我变成资产者、大学生、有才智的人，他们还将女儿许配给我，他们的女儿有钱、爱慕虚荣、十分漂亮。他们把她留给了我，许配给我！噢，毫无疑问，他们非常爱我，我的姨父母心地淳朴豪爽！但他们盲目的温情用错了地方，他们打算给我的恩惠却变成了坏事……企图登上达不到的高度，这种奢望该受到诅咒！”

贝内蒂克特用脚跺地，路易丝用忧郁而严厉的神情瞪着他。

“昨天打猎归来时，您对那个无知狭隘的年轻贵族说的就是这番话吧？那个贵族否认教育的好处，一心想阻止社会下层阶级的进步。您不会有多少好话告诉他，去保卫传播智慧和人人都有可能发展、上升的自由！贝内蒂克特，您的头脑主意多变，游移不定，爱忧郁，审察和贬低一切，使我感到惊奇和难过。我担心，在您身上，良种变成莠草；我担心，您远远低于或者远远高出您的教育水平，这种不幸也许不会是微不足道的。”

“路易丝，路易丝！”贝内蒂克特用变调的嗓音说，抓住了少妇的手。

他用湿润的双眼凝视着她，路易丝脸颊绯红，以不满的神情掉转自己的目光。贝内蒂克特垂下了手，激动地悻悻地来回走着。然后他又走近她，竭力恢复平静。他说：

“您太宽容了。您比我年长，然而我相信您的精神比我年轻。您的情感宽宏高尚，您积累了经验，但您没有研究过别人的心灵，您不怀疑人心的丑恶卑劣，您毫不在乎别人的缺陷，兴许您视而不见！……啊！小姐！小姐！您是一个宽宏大度而又十分危险的向导……”

“多么古怪的责难啊，”路易丝带着勉强的笑容说，“在这里我自诩为谁的导师呢？相反，我不是一直对您说，我既引导不了自己，也引导不了别人吗？您说我缺乏了解人的经验？……咳！我对此并不抱怨！……”

眼泪沿着路易丝的脸颊流下来。沉默片刻，贝内蒂克特又走近一些，十分激动，在她身边颤抖不已。随后，路易丝竭力掩盖自己的忧愁，又说：

“您说得对，我过分内向，因此做不到深入观察别人。我忍受痛苦，失去的时间太多了，我虚度了年华。”

路易丝发觉贝内蒂克特在啜泣。她担心这个年轻人过分冲动，对他指指院子，示意他去帮助姨父，他正在亲自给一头肥壮的普瓦图马套上车轭。但贝内蒂克特没有觉察出她的用意。

“路易丝！”他热烈地对她说。

然后他又用更低的嗓音重复：“路易丝！”

他说：“这是一个美丽的名字，非常朴实温柔的名字！是您用了这个名字！而我的表妹，生来是善于挤牛奶和放绵羊的，却叫做阿泰娜伊丝！我还有一个表妹，叫左拉伊德，她刚给自己的男孩取名为阿德玛！贵族很有理由蔑视我们的嘲笑，这些嘲笑十分刻薄！您不感到是这样吗？这儿有一架纺车，我的好姨妈的纺车。是谁给它接上了羊毛？是谁使它在姨妈不在时耐心地转动？……不是阿泰娜伊丝……噢！不是！……如果她触到了一个梭子，她会以为降低了身份，她担心重新下跌到摆脱了的地位，要是她会做一件实用的活计的话。不，不，她会刺绣、弹吉他、画花、跳舞，而您生在豪富的家庭，您却会纺纱。小姐，您是温柔、谦卑、勤劳的人……我听到楼上有人走路的声音。是她来了，她准定在镜前流连忘返了！……”

“贝内蒂克特！快去拿你的帽子。”阿泰娜伊丝在楼梯上头喊道。

“去啊！”路易丝看到贝内蒂克特毫不动弹，这样低声说道。

“这该死的节日！”他同样低声回答，“我要出发了，一旦我把漂亮的表妹放到草坪上，我会故意扭伤一只脚，返回农庄……您也去吗，路易丝小姐？”

“不去，先生，我不去。”她干巴巴地回答。

贝内蒂克特恨得涨红了脸。他准备离开。这时莱里大妈又出现了，打扮不算奢华，但却比她女儿的服装更加可笑。阿泰娜伊丝花了一刻钟才在马车里怒冲冲地坐定，一面埋怨在自己旁边的母亲占得位置太多，蹭着自己的袖管。她心里十分惋惜父母为什么不能一掷千金，买一辆敞篷四轮马车。

莱里老爹将帽子搁在膝盖上，为的是避免戴在头上要遭受马车的颠簸。贝内蒂克特爬上前座的长凳，手执缰绳，不敢朝路易丝瞥最后一眼。但在自己的未婚妻眼里遇到的是异常的冷漠和严峻，于是他垂下眼睛，咬紧嘴唇，怒气冲冲地扬鞭抽马。“娇儿”小跑起来，碾压着道路上深陷的车辙，使马车剧烈地晃动，这对两位女士的帽子和阿泰娜伊丝的情绪都是大为不利的。



但跑了几步，本来不惯于奔跑的小马便放慢了步子，贝内蒂克特动辄易怒的脾气稍稍平息了，转为羞愧和悔恨，而莱里老爹酣然入睡。

他们沿着一条草木青翠的小路驶去，当地老乡把这称为“凹路”。小道非常狭窄，连狭小的马车车厢的两边都碰到了道路两旁的树枝。

贝内蒂克特任凭套着性子柔静的马儿的缰绳飘荡着，陷入深深的沉思中。这个年轻人性格古怪，他周围的人无法将他与同样素质的人比较，认为他绝对出格。大半的人藐视他，将他看做不务实事、毫无作为的人。倘说他们对他略有敬重而又不表现出来，那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认为他真正的勇不可挡，愤恨起来又坚定不移。相反，莱里一家尽管单纯仁慈，却决意把他培养成头脑和知识都堪称第一流的人物。这对正直的夫妇看不到他的不足之处，在外甥身上看到的只是一个想象力和知识都过于丰富的年轻人，不会享受精神上的安宁。然而，贝内蒂克特虽然二十二岁了，却根本没有获得人们称之为实际教育的东西。在巴黎，他轮番爱上艺术和科学，却未掌握任何专业知识。他学习勤奋，但当要进行实践时，他便止步不前。正当别人要采摘靠辛劳而得的果实时，他却已感到厌弃。对他来说，需要开始实践业务时，热爱学习也就终止。一旦获得艺术和科学的宝库，他便不再具备利用宝库为自身谋利的这种自私的恒心。由于他不知道钻营获利，每个见到他无所事事的人都会说：“他有什么用呢？”

很早以前，他的表妹便已许配给他，有些嫉妒的人指责莱里一家被财富腐蚀了心灵和思想，这是对他们所能作出的最好回答。确实，他们的理智，农民的理智，通常是非常稳定和正直的，在家业兴旺发达的过程中却受到严重的损害。他们不再敬重朴实谦逊的美德，他们枉然地想在自己身上消除这些美德，千方百计要窒息这些美德在孩子们身上出现的萌芽。不过，他们不断地几乎同样喜爱他们的孩子，在促使他们变得不中用的同时，他们还以为促进他们获得了幸福。

这种教育相当明显地造成了这个或那个孩子的不幸。阿泰娜伊丝宛如一块柔软易捏的蜡，在奥尔良的寄宿学校染上了年轻的外省女子的一切缺点：爱虚荣、爱名利、爱嫉妒，心胸狭隘。不过，心地善良在她身上仿佛是母亲传下来的神圣遗产，外界影响不能扼杀它。对她来说，只要吸取过去和未来的经验教训，她还是大有希望的。